

当“可持续”理想撞上“不可持续”的现实

一场“散装”冬奥会的艰难实验

苻运 / 现场

羊城晚报记者 苏苻

意大利时间晚上10时半,苏翊鸣发布会现场的灯光熄灭,我放弃了在新闻工作间写稿的计划,登上了11点前往另一个赛区的班车。更糟糕的是,凌晨1时的博尔米奥根本没车能到我入住的酒店,走路则要50分钟。

而稍早的白天,我因为从米兰转场到利维尼奥,已经在路途上折腾了9.5小时,换了至少6趟车。这场打破我20多年体育记者生涯纪录的采访经历,正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最真实的注脚——一场实验性的、“散装”的奥运会。



当地时间2月6日,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幕式在意大利米兰圣西罗体育场举行 新华社发

本届冬奥会被分散在4个赛区、8个比赛场地,平均相隔超过250公里,且彼此无直达交通工具。组委会的建议单一:请使用公共交通接驳系统。

由于利维尼奥接待能力有限,我和许多记者被调剂到40公里外的博尔米奥外城居住,导致每日观赛与住宿分离,路途耗费数小时。

这种“轻量级”思路贯穿始终:不发放媒体包,媒体中心不提供任何餐食茶水;媒体班车基本取消。据报道,部分赛场桌椅甚至是直接从巴黎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我亲身经历的转场噩梦并非个例。

当赛事被分散在4个相距遥远的赛区时,交通成为最大的挑战。从米兰到科尔蒂纳,观众需先抵威尼斯,再辗转至隆加罗内,最后乘一小时观光大巴——这还是在申请到区域车辆通行证的前提下。许多比赛地点无法通过火车直达,只能多次换乘。

根据官方数据,本届冬奥会整体预算约52亿欧元,其中约35亿欧元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节俭办奥”的主旋律下,大多数项目严格遵循预算,避免过度支出。然而,有一个显著例外——雪车雪橇赛道。

意大利人拒绝租用邻国现有赛道,坚持在科尔蒂纳重建这条百年历史的传统赛道。预算从8000万欧元飙升至超1.3亿欧元,并引发环保争议。但组委会坚信,这是在保留意大利滑雪运动的历史灵感。

这种“关键处不惜成本,别处极致

一届“轻量级”办赛的实验

奥运会“借”来的二手货。

这也许是预算拮据的无奈,但也可以理解为意大利人精心设计的宣言:奥运会可以换一种方式办。

国际奥委会的数据佐证了这一决心:93%的场馆是现有或临时的。圣西罗球场、建于公元30年的维罗纳竞技场(闭幕式场地)等古迹被重新启用;花样滑冰场馆设在米兰国际展览中心的临时建筑里,赛后即可拆除;科尔蒂纳的奥运村由预制木屋构成,赛事结束后将被运往意大利各地

当理想遭遇现实

“我们本地人都不太去利维尼奥滑雪,”一位米兰的居民对我说,“交通太不方便了。”这话让我深感无奈。我的住宿被调剂到博尔米奥外城,正是因为组委会面对分散赛区时,未能统筹好住宿资源与赛事安排。

票务数据揭示了不便的后果:截至开幕式前两日,120万张售出门票中30万张流向赞助商,实际个人购

“最后一分钟”的意大利智慧

节俭”的思路,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灵活方式上。就像我凌晨在博尔米奥交通枢纽组的遭遇:当所有接驳车辆都已停运,出租车被预订一空时,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人性化的临场应变。

那位驾驶媒体班车的老先生,原本抵达枢纽站后就该下车回家。看到我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挥手示意我上车。“加班”把我送到了3公里外的酒店。

这种“最后一分钟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松弛感,或许正是意大利式智慧的体现——系统或许不够完美,规

划或有疏漏,但在具体情境中,总有一种人性的弹性来弥补制度的刚性。

站,在利维尼奥赛场,看着运动员们从大跳台腾空而起,远处多洛米蒂山脉的轮廓在夜色中如锯齿般切割天际,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没有完美的奥运模式,只有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可持续”的不同解读。

我想起开幕式上,火炬在米兰和平门与科尔蒂纳安杰洛·迪博纳广场同时点燃——双点火仪式,恰如这届冬奥会本身:一场在理想与现实、集中与分散、节俭与执着之间寻找平衡的艰难实验。

票仅90万张,尚有30万张余票待售——据报道,这是21世纪以来余票最多的一届冬奥会。

一位中国志愿者告诉我,开幕式推出了26岁以下观众“买一送一”的促销,志愿者购票也有极低折扣。即便如此,二层看台仍有明显空座。

交通成本与时间成本,成为横在观众面前的两座大山。

划或有疏漏,但在具体情境中,总有一种人性的弹性来弥补制度的刚性。

站,在利维尼奥赛场,看着运动员们从大跳台腾空而起,远处多洛米蒂山脉的轮廓在夜色中如锯齿般切割天际,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没有完美的奥运模式,只有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可持续”的不同解读。

我想起开幕式上,火炬在米兰和平门与科尔蒂纳安杰洛·迪博纳广场同时点燃——双点火仪式,恰如这届冬奥会本身:一场在理想与现实、集中与分散、节俭与执着之间寻找平衡的艰难实验。

广州站,蝶变

□古伟中

1月25日,广州火车站送走最后一列绿皮火车,次日零时起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这座承载着我40多年记忆的车站,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友,在时代的浪潮中悄然蜕变。

车站,在环市西路159号,由路名可知它的所在曾是偏僻之地。然而,几十年光影流转,城市如蓬勃生长的巨树,这里早就是闹市区了。坐北朝南的长形对称站楼格局虽略显陈旧,却似一位沉稳的老者,带着历史的厚重与威严,傲然矗立。车站广场上,人流如织,却不再有往昔的无序与杂乱。遥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如潮水般涌来,那时的广场,熙熙攘攘,喧嚣鼎沸。如今,仿佛岁月沉淀了一切,留下从容与淡定。四周的摩天大厦和南边数百米外被称为城市动脉的高架内环快速路,并未影响车站的雄姿。主楼上的大钟和楼顶由郭沫若题字的红色站名依然熠熠生辉,巨幅

红灯箱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矗立站楼之上,40年来一直是海内外游客心目中的广州地标。

广州火车站的历史可追溯至1911年建成的大沙头火车站。作为广九铁路的终点站,大沙头火车站开启了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使命。1951年,大沙头站正式定名为“广州站”。1974年4月,这座位于流花湖畔的新客站正式启用,取代了旧址,成为华南地区新的铁路枢纽。

1980年,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我与另两名同学同被选拔分配到北京某机关单位。5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三人同行,都带着包括洗澡桶在内的“小老广”式行李,由省对口单位的领导送行,一直送到广州站的站台。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登上京广特快(16次)远程火车。绿皮火车缓缓启动,车轮滚滚,思绪绵绵;几分兴奋,几分憧憬。车轮与铁轨的磕碰声,似一首悦耳的青春序曲,奏响了我人生新的旅程。

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灯火阑珊的都市,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于我而言,广州火车站是梦想启航的港湾,是青春岁月珍贵的印记。

一晃,在北京工作7年后举家南迁,广州站和京广特快列车便成了迎送我探家或出差的“朋友”。那时候硬座车票38.7元,卧铺60多元,“特快”时速最快60公里,京广之间需时两夜一天(33个小时)……这些数字至今不忘。在站台送别的场景更是记忆犹新。有一次春节,说好一家三口回广东过年,临时因工作不能离开,我退了票,到北京站台与妻女告别,3岁的女儿舍不得我,紧抱我不撒手,冻得红扑扑的小脸蛋贴紧我的肩膀,令我心疼。望着火车徐徐启动,直到车窗上挥动的小手看不清,我悄然泪下。

记忆最深的,应该是2008年1月,抗冰雪灾害的严峻时刻,平时可容纳三四万人的广州火车站,滞留了十倍以上过年回家心切的旅客。我与若干同事

创作,他称之为“副业”。虽说是“副业”,分量其实不轻。旧稿汇编,他坦承,好像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走了一遭。

颜纯钧从业建树良多,曾获多种奖项,内有一项,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四届“学人奖·终身成就奖”,表彰其毕生为中国影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颁奖词为:东南偏南,他是师者,至真至纯,师爱雕铸立志成才辉煌殿堂。弃文从影,他是纤夫,笔力千钧,开创闽南影视学派气象非凡。颜如君子,三十年弦歌不绝;学人风范,一颗初心薪火相传。

□杨际岚

可陈,起先没接受,催了好多次,只好应允了。前提有一条,多讲《台港文学选刊》,少讲个人;撰稿人,找了纯钧,没承想,他爽快答应了。如今重读,不由泛起歉意,写这样的“命题作文”,确实难为他了。明知难为却为之,这也正是纯钧真心待友之道。

倘论“笔力千钧”,也绝非虚言。纯钧跨城业绩斐然。此前,蒙其馈赠作品集《我的精神家园》,内分五辑,电影文学剧本、小说、散文、随笔、文艺随笔,52万字。按他在《后记》中所说,“这辈子做了高校的教书匠,又有兴趣做点学问,文学创作便只是个副业。”

颜纯钧2月3日在福州逝世,享年78岁。他生前是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告别仪式,朴素而又庄重。悼词中称颂他“至真至纯”“笔力千钧”,实在到位。一是为人,“至真至纯”。颜纯钧给人的感觉特别真诚,毫无虚浮和矫饰。一言以蔽之:靠谱。这些天,对他所撰写的《杨际岚与〈台港文学选刊〉》,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文章刊载于江苏社科院《世界华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篇幅不长,里面有不少关于《台港文学选刊》的介绍。当时,该刊辟有《学人剪影》专栏,主事者邀稿,自付乏善

跟南瓜“谈心”

□邓剑

高标准农田的项目给争取了下来。

阿翔一边收拾仪器,一边笑着说:“现在种菜可讲科学了!以前漫灌既费水,又跑肥,菜还容易烂根。现在咱用仪器管理,病虫害少了,农药也不用多打,种出来的都是实打实的绿色菜!”说完,他随手摘下一根青瓜,用袖子擦了擦递给我。我咬了一口,脆生生的,带着阳光和露水的味道。

走着走着,我看见堂侄仔阿宏蹲在南瓜畦边剪侧枝,打趣道:“又跟南瓜‘谈心’呢?”他腼腆地笑了笑:“这侧枝抢养分,得剪掉。剪下的还是上好的菜肴,一举两得。你对南瓜好,它就好得好。”

阿宏是镇上出了名的南瓜种植户。以前,他只知道一股劲地种,不懂经销,南瓜销不出去,不少都烂在园里。后来,他先是和外地客商接上了线,签下供货订单;又通过镇里的农产品交易平台,把自家南瓜挂上网。现在只要地里一收,就有人上门拉货,再也不愁卖不出去。

现在正是秋种冬收时节,坡地早换了模样。青椒绿得深,苦瓜绿得翠,茄子紫得亮,阿宏的南瓜金灿灿的,像满地的小太阳。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仿佛在告诉我:这红土地,早成了咱村的聚宝盆。

收购商来了,拎着检测仪器在菜畦间来回走。采样、记录,一番忙活之后,他合上本子,冲阿翔满意地点头:“2万斤,明天装车。”

货车来了!地里的人立刻忙活起来,采摘的采摘,分拣的分拣,装箱的装箱,摩托车、三轮车在地头穿梭不停,满地都是欢声笑语。阿翔一会儿安排过秤,一会儿招呼装车,额头的汗都顾不上擦。几辆大货车停在地头,引擎低低呜呜着,等着把这一箱箱贴着“新村仔村生态菜”标签的蔬菜拉向远方。

夕阳西下,我坐在田埂上,一股熟悉的土腥味扑面而来,里面多了一丝湿润和醇厚。微风拂过菜畦,叶子摩挲声像是母亲当年的脚步声,又轻又稳。



广州站

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摄